“教育实践活动”诗花（六首）

■郑春乾

与会感怀

东风拂窗弄景新，
场外雨落绿滋润。
洗澡照镜反四风，
密胶垒基乘干群。
舟水枕言常警怀，
官岗当朝自省心。
务实清廉尽勤民，
践诺履言大书人！

注：2月24日上午，参加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共产党人的诺言宗旨：为人民服务。舟水，古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表明了官民关系，官民和谐则水流船行，官民交恶则水怒船翻。

煮茶白石山下

蹲村入户接地气，
访贫问计觅民意。
在官如甭理民事，
阎罗殿前何脸皮？

注：3月13日，余偕市人大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明涛、组织部刘玮、白石街道书记管国强、纪委书记张帆等同志，参加上陈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参观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纪念馆

山深峰危岭委蛇，
犹昔井岗飞战旗。
壮士苦沐烽火烟，
先贤奋劈革命蹊。
呼风唤雨聚岭底，
横马方圆胜百里。
土枪柴刀凌霄志，
饥薯顶笠伴蓑衣。
抗敌斗顽震浙南，
出生入死根据地。
碧血殷殷热青春，
忠骨铮铮书雄奇。
长系宗旨担天下，
永肩使命凭真理。
沧桑岁月勿埋忘？
传统精神长忆记。

注：3月19日，余与督导组王小萍同志，偕甬台温铁路乐清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党组成员和全体党员，赴革命老区芙蓉镇岭底泽基村，开展“重温党的历史，传承优良传统”主题教育活动。

李强省长“温州宏丰”视事咏记

雨过昨夜萌柳新，
鹊飞今晨亮清音。
艳阳午后漫乡路，
躬身问亲访基层。
机旁鼓力询笑语，
厅中策论明略经。
放望世界犹争竞，
控掌形势富创新。
更期明朝趋朗日，
锦绘天地显宏景。

注：“温州宏丰”，即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4月2日下午，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乐清市政府市长林晓峰陪同视察。

大脚掌

云雾卧处闻野芳，
尘路乱径细迈量。
陋舍荒院留屐痕，
村户敲夜不漏访。

注：5月7日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省委要求基层干部：“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

访夜山村党员学习会

山隐湖边幽折径，
闻窗蛙虫寂楼灯。
课坛齐约月十五，
信念埋心无神论。

注：温州市委对教育实践活动“加课”，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观念、强化党的纪律、敢于担当克难”专题教育。5月15日夜晚，与乐清组织部刘玮、白石街道黄宋武等同志访问中雁社区钟前、中湖两村的党员学习会情况。

清算公告

乐清市恒鑫木门厂
注册号 330382000175106
经2014年5月22日合伙决议成立清算组，拟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企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乐清市恒鑫木门厂清算组
2014年5月22日

乱弹咸菜头

Wenbi 散文

■陆地

临近中午的老街菜市场，人影稀淡，我从腥气扑鼻的海鲜区转到绿意盎然的蔬菜区，脚从湿漉漉的融化冰水中走出，踏到几张残破的菜叶，不经意间，便嗅到一股咸芥菜令人惆怅的酸味，在空气中弥漫。低头一看，已来到咸菜摊前，一大桶切碎的绿褐色咸菜末，边上还摆着一大圆桶整棵的咸芥菜，那膨大的圆锥形块状根茎，就是我儿时钟爱的下饭菜兼零食——咸菜头。

说咸菜头，要先从芥菜说起。

芥菜在中国有漫长的栽培史，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在《内则》一章中就有“鱼脍芥酱”的记载，这句话通俗地译过来就是“吃生鱼片要配芥末酱”，而芥末即是以芥菜的种子研磨而成的。即使不是儒学崇拜者的我，看到这句话对老祖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推导出日本料理无非是中国饮食文化精妙的偷窃者这样一个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结论。

在南方阴冷的残冬与早春，我儿时生活的海边小山村，房前屋后或山间溪涧两侧的田园，当绝大部分其它蔬菜还做为一粒粒种子，在某个封闭的空间里呼呼沉睡时，两种伟大的十字花科植物——白菜和芥菜已坚忍地生长在霜冻中。

和白菜的谦恭和善相比，芥菜身上有一种傲然挺立的气质，笔直的叶茎以菜头为中心，微微外斜呈伞形展开，无视严酷的天气，叶面一律绿油油，叶茎一律翠生生。对于芥菜的这种气质，古人早有体味，王祯的《农书》说道：芥，气味辛烈，菜中之介然者，食之有刚介之象，故字从介。我一向不喜欢动不动在事物身上附会道德教训和人格类型，但面对芥菜，也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想象。

仲春时节，农人收割芥菜，在艳阳下轻晒半天或一天，傍晚时在木质大脚桶中铺上食盐，把芥菜整棵放在上面揉搓，一直到有浓烈的绿汁渗出，然后把芥菜尾部柔软处卷曲打结，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瓮中，压上大青石，到海脚挑来清澈的海水，倒满大瓮，腌芥菜这一事就算成了。

那段时间，整个村子都遍布一种芥菜汁的气味，久久不散。

大瓮多放置在老屋的大厅阴暗处，对于芥菜来说，这是它的一段幽暗岁月，且在苦涩的水中，与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形成强烈的对比。但也是在这一段幽暗岁月中，芥菜的生命得到了重生，尤其是菜头的部分，渐渐演化成黄金的色泽，似乎是之前它吸纳的明媚日光在这里沉淀、回放。

事物变化的本身就具有如此的诗意，你说诗人的天职是发现还是创造？

在二十多年前贫穷的海边山村，咸芥菜和咸带柳（腌渍的小带鱼）是下饭菜中著名的二咸，一年四季不间断的食用，往往让小孩子们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但即使在这样的景况下，咸芥菜中的菜头部分还是受人欢迎的，在一盘炒咸菜中，抢先被人挟走的就是菜头的那几块。有时候，大人洗咸菜，还未洗净切块，几个菜头就已被儿女分而食之。走在村中的石路，手拿一个水滴滴哒哒的咸菜头，抬头大嚼，清脆的声音和浓烈的香气，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尤可闻之。

在我看来，咸菜头滋味最好的时间是在刚刚腌熟之时，那时菜头还不咸，吃起来酸爽的脆劲中还带丝丝的辛辣，一口咬下去，那绝佳的杀口感，杀得脑门也会凉一下。随着腌渍时间的加长，辛辣的滋味会越来越淡，在酸爽中还会增添淡淡的甜，时间长到最后，只能归于一个字：咸。或者是三个字：死人咸。待到腌渍至年底，刚捞上来的菜头根本没法入口，要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才可食用，这时的菜头爽脆的劲头弱了，清甜的味道却增加了，好像一个人进入了老年的澄明之境。

还有人喜欢把咸芥菜腌到有点发臭，然后让那些逐臭之徒狂喜食之。在我看来，这已是咸菜头的第三重境界了，近乎妖魔外道。这样境界我目前还没法达到。

还记得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我放学回来，也可能是一阵山野狂奔之后，一瓢凉水下肚，像一剂药引，让心里肚里嘴里都馋得发慌，翻遍全家，一无所获，最后把目光投向大厅的暗角三五个秘藏的大瓮，用手拔开粘粘的白色泡沫，搬掉咸菜上的大石，在黑冷的水中捞起一两棵芥菜，剥掉叶甲，削去菜头周身的硬皮，清水冲洗后埋头大嚼，终于用咸菜头酸、脆、凉、甜、辣混和起来的极富杀伤力的滋味，暂时镇住腹中不停翻滚的馋虫。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咸菜头就这样帮助孩子们度过没有零食的童年。

但那一天，在临近中午的老街菜市场，当我嗅到一股咸芥菜令人惆怅的酸味，心中想到的却是昔日的咸菜头如农耕时代的诸多事物一样，早已一去不复返，因为现在菜市场的咸菜头，是商业化快速培训班里读出来的半吊子咸菜头，徒具形式。而走进一个个精美包装袋的咸菜头，在食物防腐剂和甜味素的胁迫下，改头换面换名，美之曰：菜心，最终坠落为城市小资的冷盘，早已没有了粗头乱服下清纯野性的品质。

这样的工业化生产，其食品加工也早已蜕变为对自然美味的诅咒。

离开咸菜摊，当舌尖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时，我轻轻吐出三个字：咸—菜—头。同样发音的一个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洛—丽—塔是他的生命之光。洛丽塔是美国战后后工业化时期的性感小东西。咸菜头则是中国前工业化时期的乡村版女屌丝，在它身上，我埋藏着对一个旧时代的美好事物近乎绝望的缅怀。

寻找华山法师的塔园

Wenbi 图文

■郑亚洪 文/摄

华山法师的塔园在景贤路一条上山小路上，路口有块黑色指示碑，指明塔园的方向，指示碑位置很低，碑文不朝大路，很多人错过了，再说这是个墓地，来的人自然少。有一年冬季我来寻访过，塔园大门紧闭，住在边上的一位好心妇人帮我寻找开门人，未果。在塔园围墙后面转了转，一株高大的枫树种在塔园后面，叶子在阳光下闪辉。一个下雨天，我从法师塔园沿围墙拾级上去，潮湿的台阶，潮湿的暗暗的小号从山上飘下来，有人在吹奏电影《打错车》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小号声低低地吹奏出来，这熟悉而久违了的歌曲似乎在向我招手——在寻访法师塔园的雨天里。小号手在一间拉着窗帘的房间里练习，他停下来，纠正某个吹错了的音调，再开始。我站在半山坡上的民房前，高高的围墙阻隔了我与塔园的视线，只能眺望到对面的箫台山，西山水库底下的双瀑倾泻得更欢畅了。又一个阴天，我去法师的塔园，门意外地开了，塔园里有一对夫妇模样的人士。华山法师的塔前摆上了艳俗夺目的塑料鲜花，好像刚刚有人来祭献过。男的告诉我，今天是农历十五，特意开门方便寻访者。他又介绍说，他是塔园大门钥匙的保管者，姓陈，是位医生，法师塔园专门交给他看管。华山法师号云泉，俗姓陈，他们是本家。法师是现代一位高僧，白鹤寺里的主持，民国年间白鹤寺最大一次修缮工作由华山法师来主持，白鹤寺落成后法师也一病未起了，这座古典的白鹤寺在人间只留存了七十年光景，后来被一座全新的白鹤寺所替代，位置变了，朝西往景贤亭方向挪了数百米，规模更大。我在乐中读书的时候，曾经与同学翻越后墙穿过密林到过法师塔前，当年只有一枚小小塔，周边荒凉异常，胆小的同学根本不敢来这里，当时也不知道法师是谁，为何要造塔来纪念他。如今这个塔园安安静静：一条石子小路、一具石棺椁、三层塔身，塔身左右各有一盏灯型莲花石座，好似永不熄灭的烛火为法师照明。塔身后面立着八块乐清书法家题写的碑文，最高处有一丛水竹，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专营的氛围法师都有了。法师学问渊博，身前既入佛学，又问时政，是后来“人间佛教”思想的先声。塔园里有一个微型的小池塘，水波微恙，浮萍翠绿而可爱，让本来肃穆的塔园增添几分诗意。有三棵粗壮的枫树将其环抱，东边的枫树下有一座亭叫百木亭，亭子造得很别致，华盖是水门汀造，柱子是木头，水泥与木头结合得如此之好，好似一把撑开的大雨伞。榕树底下有一个小庙，蜡烛点燃着，播放着南无之歌。正对着塔身有一块莲花状的红色照壁，边上修饰以金色条纹，一个硕大的“佛”字嵌于中央，一口水井安于其下，井水洁净透彻，这是整个塔园的点睛之作，将它往宗教上引。

水上的光

Wenbi 散文

■郑佳玮

一场大雨之后，天终于晴了。

水在渐渐消散的乌云底下，欣慰地舒展被风雨蹂躏得皱巴巴的身体，细心地整理仪容。

终于，第一缕阳光从云层间的缝隙里逃逸出来，轻柔地飘落在逐渐平静的水面上。水有些好奇而慈爱地观察着它，用宽大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托住阳光，就像母亲温柔地窥视着躺在怀里熟睡的婴儿。阳光安适地仰面躺在柔软而冰凉的水面上，向着天空闪耀着金色的微笑，好像在炫耀着些什么。

又有几缕阳光禁不住天空下安适居所的诱惑从云里挣扎了出来，纷纷洒落在水面上。水更为欣喜了，有些愉快地轻轻晃动着庞大的身体，于是就有一些涟漪在身体表面扩散开来。几缕阳光在这一刻化身为几尾淡金色的、在睡梦中的小鱼，陷在了水为它们构造的育儿床之中。

这时越来越多的光开始集结起来，齐心协力在束缚着它们的云层里捅了几个大洞，争先恐后地跳跃在了水面之上。于是，水面上开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光。光们友好地紧挨在一起，不推挤，也不叫嚷，安静地飘浮着。水开始觉得有点幸福了，它轻柔地，有些殷勤地摇晃着怀里那些熟睡的孩子们，在旁人看来，就像是灯光下一盏酒杯里微微晃动的琼酒。

此时，天空已是完全晴了。阳光仿佛从世界各地奔腾而来，都聚集在了我眼前的这片湖水之上。放眼望去，原本赤身裸体的水好像穿上了一件华美的金色的薄纱，纱上的每一处都绣上了细密的金片。

不知过了多久，水渐渐停止了晃动和她怀里的孩子们一起睡熟了。万里无云的天空有些艳羡地感叹道：多么像是地面上布满星辰的天幕啊。

可是水仍是一动不动，在不断倾泄而下的阳光之下，仿佛能听到它均匀的呼吸声。

Wenbi 诗歌

守望者

■南晓强

高山融化了
城市也变成平原
眼睛里只有青草
温柔和风摇曳
只有无名的树木
标志着我和地平线的距离

我还在蓝天之下吗
月光下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回头望去
没有足迹
只有远方另外的一条地平线
已永远不属于你

我只好相信
地平线不会永远遥远
有一天它消失了
我看到你
另一个我
在那里守候眺望

五月石榴

■徐建平

等到石榴花开时，去看你。

去年早春某个黏稠的下午，朋友在千里之外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对方一股潮潮的海的气息。于是，我常在随园看榴树，看榴树开花结果。

惊蛰过后，春雷萌动，慵懒稀疏的石榴树与地里越冬的小动物一道，抖动抖动身子，睡醒了。呵欠一声，雀舌一样的嫩芽变成柳叶一般，似一个青壮小伙，又一树风华正茂。

这时，桃红梨白，鸟语花香，天地一派春意盎然。石榴树却不慌不忙，没有一点开花的迹象。

我知道，石榴树不过是表面平静，内心却酝酿着阴谋。如我的心思，正悄悄地准备着，或者期待着一场花事的到来。

“春花落尽石榴开”。石榴的阴谋在五月的阳光下抖开了。五月榴花，虽然姗姗来迟，却热情奔放。像一个爽朗的开怀畅笑的村妇，寂寞而平淡的五月天空，因为大红色的榴花，而充满热情，有了要娶新娘子一般的喜悦和期待。

朋友没有如期而至。五月榴火，是暑期里的事嘛。这老兄，电话里依然那样的潮，海浪一般的气势。我苦笑不得，朋友，你记错花期了。话是这么说，内心又觉得朋友不无道理。榴花似火，榴花怒放的情景像极暑期热烈而灿烂的时光了。如若榴花开在盛夏，与这个时候的阳光共织一片天地，想必人间会多一些如火如荼的友情的。

我原谅了朋友的爽约，将期待长度做了修改。

此时的石榴，雄花完成授粉之职，开始凋落。受粉的雌花继续留在枝头，犹如一个怀孕的少妇，裙裾下的肚子一天天圆鼓起来。这个时候，看满树翠绿掩映中的灿烂和一地落红，石榴树下的男子，内心除了榴花的美丽和热情，更多了几分对结果的幻想和渴望。远方朋友那句话语也有了另外的形式和内容。

有期盼的日子有滋有味。转瞬已是白露，天气渐凉。石榴在普天阳光和大地养分的滋润下，熟了，红了。远远望去，一树石榴，仿佛一座张灯结彩的怡苑，几许欢喜几许升平，弥漫着吉祥之气，心境便为绫罗绸缎一般的柔软和欢喜所笼罩。这天，我格外惊喜，一颗红透的石榴开裂了，里头挤满玛瑙一般的榴籽，晶莹剔透。于是，在我所有的记忆和想象中，可能出现的繁花似锦，子孙满堂之类的词语或意象……以及某种已经忘却或者正处忘却之中的类似于收获的真实感受……都被我小心翼翼地摄入到一张片子里，存入相册，也发给千里之外的朋友。

石榴是一种很普通的树，据说由张骞引自西域，已然两千多年。石榴花开得热烈而自我，但不痴狂，不张扬，是一种内心的笃定和笃信。“榴开百子”，“赠榴传谊”，是民间热爱石榴、崇尚石榴的理由。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我用丰收的石榴果，招待邻里拜访的小客人。

月亮，望与不望，总归要圆。朋友，见与不见，总在心里祝福，说与不说，总会挂念。朋友没有如期而至，在中秋皓月下发来如此寄语。于凉爽的夜风里，沐浴月华一般清亮的福音，尝一块月饼，品几粒石籽，赏月寄思，心绪上好。

等到石榴花开时，去看你。朋友没有食言，今年石榴花开时，朋友从千里之外，携一身海味，驾一乘风雨，赴一年前的石榴之约，风尘仆仆而来。我用一腔山水、一席农家菜肴、一杯薄酒迎接朋友。也用同样的方式，迎候了石榴神。